



我们都在故事里

■观嵩居士

疫情封城，闲来无事，简览动态，发现这个世界不缺有故事的人。

其实，当生命从孕育开始，就注定有故事，只不过我们都是故事的延续，在人、事、物交际中有了我们的故事，这是定数。“身有生老病死，界有成住坏空”，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

大道理都懂，就是过不了现在这道坎儿，特别是伤心委屈、孤独寂寞时，让人倍受煎熬。其实这是一种短期的生活状态，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就能改变。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这是唐代诗人李涉的一首《题鹤林寺僧舍》，意思是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处于醉梦之中，无端耗费

了人生有限的时光。有一天，忽然发现春天即将过去，便强打精神登上南山欣赏春色，经过一个长满竹子的寺庙时，偶遇一位僧人，闲聊了很久，难得在这纷扰的世事中得到片刻的清闲，这半天时间非常值得珍惜。听了高僧的话，悟出了对待人生的态度，明白了只有淡泊功利、平和心态，在面对惨淡现实时，才能处变不惊，从烦闷、失意中解脱出来，让身心到一个幽雅脱俗的环境，提高修养做好自己。也许这半日便是诗人品味清欢的宝贵时间，“偷得浮生半日闲，人间至味是清欢”。在这个物欲横流、变化如梭的时代，生活压力山大，哪怕是“偷”半日时间，我们也要去品味一下这清淡高雅的美好感受。

有故事的人，经历过大风大浪、

经历过海啸式的挫折、经历过船沉海底的绝望，经历过一筹莫展、出路俱无的寸步难行，而后风平浪静，潮水退却，行至安全区域，柳暗花明又一村，困境威胁不再，心境归于平和，寂静无澜。唯有一番经历，才能体会清欢的难得，方知人世间最佳的滋味是清欢。

清欢不同于狂欢，两者有本质上的差异。清欢是清雅恬适之乐，是痛心疾首后对幸福的感悟；狂欢则是一群人的寂寞，而孤独又是一个人的狂欢。因此，当你觉得伤心委屈、孤独寂寞时，“别求外物，反求诸己”。摆脱外物、外人、外事对自己的纠缠，才会像风一样自由。

有一只蜜蜂飞到花蕊上采蜜，采了很久，离开的时候，大声说：“我要

飞走了。”花随风摇着头，没有理会。隔了一会儿，蜜蜂又说：“我真的要离开了。”花儿漫不经心地说：“这么多蜜蜂，你来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你飞走了，和我有什么关系。”正所谓，一个人的心寒，是从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开始的。我们迟早会明白，那些不合群的人，不是冷漠，而是活得通透，总是独来独往，却不孤独寂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能遇到同频率的人很难。大部分的人，一辈子都没有遇见“灵魂知己”。夫妻、兄弟、亲戚、朋友之间皆是如此，所以，遇到了请珍惜，没遇到请珍重。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重要的是在经历故事之后，我们有什么感悟、选择什么方向、采取什么方式去生活才能让自己更幸福。

一弯蓝月亮

■戴俊贤

一弯蓝月亮
横跨在沙颍河上
月光下是中原路大桥
桥下碧波荡漾
当夕阳收起余晖
蓝月亮就开始歌唱
两岸的滨河景区为之侧目
“三川明珠”的霓虹灯翘首张望

歌声雄宏而有力
唱出了古老周口的沧桑
盘古开天，女娲炼石，羲皇建都
神农教民稼穑
神话般的故事在歌声中被一一阐述
让我眼界大开心旌摇荡
更有圣哲老子著作《道德经》
留下千古不朽华章
历史的天空中高德大贤灿若星辰
怎能不令人膜拜景仰
“道德名城”的底蕴厚重
应该好好传承弘扬

歌声中我听到了纤夫的号子
应和着关帝庙戏楼的喧嚷
“货物堆积之薮”
“九省同衢，人杂八方”
千帆云集堆积起水陆码头的繁荣
万家灯火照亮周家口名镇的兴旺
新世纪开启了航运的新时代
编织向海而兴的梦想
沿河通江达海的内陆“豫货出海口”
沿着“一带一路”正扬帆远航
“蓝水经济”正在代替“黄土经济”
“中原港城”的前景不可限量
三川交汇，汇聚的是滚滚财源
三岸鼎立，再次续写千载的辉煌

歌声中我听到了中心城区的律动
“魅力周口”的旋律动人又悠扬
“内陆农区偏僻落后”的帽子已摘
“小马拉大车”的面貌换了新颜
境内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纵横交错
“水陆空”交通枢纽向世界开放
现如今城区已然大了数倍
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大都市气象



簇拥的楼群一望无际
鳞次栉比的高层向空中猛长
路边、街头、河岸都建成了景点
公园、广场、小区更加漂亮又整洁
绿化美化亮化让城区成了童话世界
犹如诗意栖居的“人间天堂”
陶醉在“人在画中游”的惬意里
怎能不称美建设者的绝佳创意

一弯蓝月亮
横跨在沙颍河上
月光下是中原路大桥
桥下碧波荡漾
当夕阳收起余晖
蓝月亮就开始了歌唱
歌声飘过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呼应着县市区踔厉奋发的回响
在中原崛起出彩河南的旋律中
唱响周口智慧周口精彩周口力量

一弯蓝月亮
横跨在沙颍河上
与天上的星月相融
与第二个百年目标辉映
蓝月亮，蓝月亮
你是“道德名城”的象征
你是“魅力周口”的形象
在你的歌声里
周口的明天更加壮丽辉煌

2022年5月11日

村边的泓

■王科军

说起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泓是什么。按字面意思进行搜索，量词，指清水一道或一片：一泓清泉。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村东边的泓。

村东边这道泓叫王堂泓，北起扶沟县大新镇姜绍业村，南到汴岗镇王堂村。我们这里属于黄泛区，这道泓是1938年黄河决堤后自然形成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村东的泓边，紧挨着生产队的菜园，我爷爷是这个菜园里的一位菜把式。菜园和泓边中间长着一棵又粗又大的老榆树，老榆树下面有一口水井。每年夏天吃过午饭，村里人都会聚集在树下乘凉，渴了，就在井里打点凉水喝。那个时候，大人们有讲故事的、有唠家常的，老爷爷们会讲些解放前村里人到陕西逃荒要饭时的事情，小孩子有的认真听大人们解说，有的相互追逐嬉闹。童年时期生活在泓边，每天与泓相伴，成为我美好的记忆。

一到夏天，东泓里的水都是满满的。泓的最东面种有一片莲藕，大大的莲叶密密匝匝地漂浮半个泓，中间点缀着粉红色的荷花，非常漂亮。蜻蜓在泓边飞舞，有红的、绿的、青的、蓝的，就像现在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是泓里一景。我小时候的伙伴运河叔是捕蜻蜓的高手，只要看到蜻蜓降落，就会从后边悄悄靠近它，突然伸出右手，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一夹，十有八九会捉住蜻蜓。

那时候，村里经常有一些走村串巷的生意人，除了卖些针头线脑以外，还有小孩爱吃的糖豆和花米团，另外还有鱼钩。我和运河叔经常偷偷从家

里拿一些破布鞋、麻绳头和破铜烂铁换这些东西，嘴里吃着糖豆，手里拿着鱼钩和用竹竿自制的鱼竿，钩上放蚯蚓，坐在一棵弯柳树下引诱鱼儿上钩。

我爷爷是一位捕鱼高手，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捕鱼工具。爷爷经常拿着捕鱼工具到泓边撒鱼，我就跟着看热闹。爷爷能根据鱼儿游动的水痕准确判断鱼儿的位置，一网下去，撒得又大又均匀。看着爷爷均匀地把网拉上来，我总是激动地盯着水面，网一旦出了水面，我就连蹦带跳地跑过去捡鱼。

夏天的泓里到处都是青蛙叫声，抑扬顿挫的蛙声此起彼伏。东泓一角是深深的芦苇，野鸭子经常在芦苇丛中出没，我经常趟着水过去捡野鸭蛋，偶尔有只水鸟猛地从芦苇丛深处飞向天空，会被吓一跳。记得小时候我还差点淹死在这泓里，那时哥哥才十一二岁，刚学会游泳，非要带着我到泓里游上一圈，而我不会游泳，结果游到泓中间，哥哥体力不足，游不动了，更没力气拉我了。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生产队里的棉花技术员新成叔把我们救了上来。

后来，村民中开始流传淹死鬼的故事，说有男鬼也有女鬼，个个张牙舞爪，藏在水里，趁小孩不注意的时候，突然从水里跳出来，把小孩拉到水里。

再后来，这些淹死鬼的故事，逐渐构成了村落里的口头文化。

村边的这道泓，年幼时给了我不计其数的快乐，陪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泓里的水给了我灵性，启发了我的心智，滋润了我的心灵，成为我一生中永恒的记忆。